

波·弗·尤金著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
對於社會科學發展的意義

人民出版社

2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
對於社會科學發展的意義

波·弗·尤 金 著
秋 江、列 兵 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一年·北京

書號：1176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
對於社會科學發展的意義

著者：波 · 弗 · 尤 金
譯者：秋 江 、 列 兵
出版者：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1—20,000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北京初版

60116/4547
12

前記

蘇聯哲學博士波·弗·尤金的這篇論文，是他在蘇聯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紀念斯大林語言學著作發表一週年會議上的講演，於今年六月二十二日節要發表在蘇聯『真理』報上。十月四日，他在北京重作講演，對原作又作了一些補充。這篇文章的譯稿曾在十月十七、十八日的『人民日報』上刊載，現以單行本出版。本書內斯大林語言學著作的引文依據解放社的中文譯本，但個別地方對照原文加以訂正。

譯者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

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寶庫的一個傑出的貢獻，它對於一切社會科學都有極大的意義。斯大林同志創造了牢固的語言學的理論基礎，同時還以許多新的原理與結論豐富了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斯大林同志在這部著作中向前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關於社會主義國家、關於民族與民族語言在共產主義條件下的發展前途、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等極重要的原理。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發展中重大的一步。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是科學上、首先是語言學問題上的偉大發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曾經提出過許多關於語言的本性和關於語言

科學等有指導性的原理，而斯大林同志則第一次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全部語言科學的牢固基礎。他從這一知識領域中永遠地肅清了唯心論、庸俗唯物論和形而上學，而確立了這一門科學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原則。

語言科學獲得了對各項基本問題的十分詳盡的馬克思主義的定義。首先是對語言下了一個深刻的定義，認為語言是從有社會存在的時候起就起作用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語言也將是隨着社會的死亡而死亡的。社會以外，無所謂語言。根據斯大林同志所下的定義，語言是人們用來互相交際、交流思想、達到互相了解的手段、工具。『思想交流是經常極端必要的，因為沒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們在與自然力的鬥爭中，在為生產必需的物質財富的鬥爭中調協其共同活動，便不可能在社會生產行動中獲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會生產本身的存在。可見沒有全社會都懂得的語言，沒有社會組成員共同的語言，社會便會停止生產，便會崩潰，便會無法繼續存在。』（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解放社版，第二三頁）在科學上還未曾有過如此全面的和極其確切的關於語言的定義，也不知道語言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目前科學已為這樣强有力的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說

武裝起來了，這種力量爲語言學的全面發展開闢着無限的用取不盡的可能性。

斯大林同志所製定的關於語言與生產、語言與經濟基礎、與基礎上的上層建築及其他社會生活現象的關係的學說，是一部天才的學說。斯大林同志光輝地證明了，語言既不包括在任何經濟基礎以內，也不包括在上層建築以內，於是斯大林同志便充分地揭發了語言的特殊性，認爲語言是一種爲一切社會生活及活動範圍服務的社會現象，揭發了語言在社會生產發展中的特殊作用。『語言不是一個社會內部這一種或那一種舊的或新的基礎所產生，而是千百年來社會歷史全部進程和基礎歷史全部進程所產生的。語言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全社會、社會所有各個階級、幾百代的努力所創造的。語言的創造不是爲了滿足某一個階級的需要，而是爲了滿足全社會的需要，滿足社會所有各個階級的需要。』（同書，第四頁）這些原理使蘇聯的語言學擺脫了深刻的危機，擺脫了馬爾及其追隨者所造成的荒謬絕倫的混亂狀態。

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中不僅研究和解決了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最一般的問題有關的語言學問題，如語言與基礎及上層建築的關係，而且指明了語言學的內在的特殊性，指明了構成這門科學的核心的東西——它的內容和它的發展道路；他天才地說明了關於語言

的產生、關於有聲語言是唯一的和真實的語言形式、關於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語言的詞彙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意義等問題，指出了語言的文法構造的意義，認為文法是詞的變化規則和造句（句子使人類思想具有一種物質的語言的外壳）規則的綜合。斯大林同志解決了語言學方面的若干其他問題：批評了語言發展的階段論，揭穿了庸俗化的所謂語言有階級性的理論的實質，確定了習慣語和同行語的實質及其作用，批評了馬爾斯所謂有聲語言亦將廢止，以及關於歷史比較法的反科學的唯心論理論，——所有這一切都是爲了語言科學更進一步的和順利的發展開闢新的道路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語言在社會發展的一切階段上——從氏族、部落、部族的語言以至民族的語言，都是全社會統一的、共同的語言，是對社會所有成員同樣服務的，而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怎樣。大家知道，共同的語言是民族的基本特徵之一。

斯大林同志揭穿了馬爾及其追隨者關於『語言融合』的反科學的理論之後，便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深刻地分析了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以前語言的融合與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以後語言的融合的實在過程。在階級社會裏，剝削階級是統治的力量（編者按：這裏所指的是通常的階級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及其以前的封建社會、奴隸

社會而言），在這裏只有民族的與殖民地的壓迫，沒有民族的平等，因此這時語言的融合就表現爲爭取某一種語言的統治地位的鬥爭。斯大林同志說，顯然的，在這種條件下，比方說，兩種語言的融合，結果不是新的語言的形成，而是其中一種語言的勝利和另一種語言的失敗。

在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獲得勝利的條件下，民族語言的發展問題則與此不同。當資本主義在所有一切國家中已經滅亡，剝削階級已被消滅，民族與殖民地的壓迫已被剷除，各民族間的互不信任被各民族의 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而各民族語言有可能因合作而互相豐富的時候，——斯大林同志指出，在這種條件下，就根本談不到什麼一些語言的被壓制和失敗，和另一些語言的勝利了。『在這裏我們遇到的將不是兩種語言——其中一種遭受失敗而另一種成爲鬥爭中的勝利者，而是好幾百種民族語言——這些語言由於各個民族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長期合作，便首先分出最豐富的單一的區域性的語言，然後區域性的語言才溶合爲一個共同的國際語言，這種語言當然不會是德國語言，不會是俄國語言，也不會是英國語言，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語言和各區域語言的精華的新語言。』（同書，第六一頁）

斯大林同志在這些天才的原理中指出了民族與民族語言在共產主義在國際範圍內獲得勝利的條件下的發展道路。

在蘇維埃科學中，語言學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這一門科學在共產主義文化的偉大建設事業中，在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事業中一定要起重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部著作中提供了一個將馬克思主義應用於研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典範，提供了一個創造性地解決社會科學中各種極複雜問題的榜樣。

二

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問題這部著作的偉大意義，並不限於它僅對於語言科學直接所作的那種貢獻。正如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始人的任何一部天才著作都是以新的方式說明許多理論問題一樣，在斯大林同志的這部著作中，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亦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以新的方式說明了社會科學中一系列極重要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是他的各種經典著作、特別是他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部著作的繼續與進一步的發展。斯大林同志追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之後，根據科學認識的新材料而光輝地論證了哲學與歷史唯物論的根本問題。『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部著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巨大發展，它使哲學適應於今天全部科學的發展，適應於今天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和蘇聯共產主義建設的經驗。

斯大林同志在這部經典著作中提供了唯物史觀及社會發展規律的完整理論。他指出，社會的物質生活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社會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社會的物質生活是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的精神生活是這客觀現實的反映，存在的反映。』（『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四六頁）斯大林同志指出，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中有決定性的主要的力量是生活資料的謀得方式和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兩者的統一，其中生產力構成生產的內容，而生產關係則構成生產的社會形式。『社會的生產方式怎樣，社會本身在基本上也就會怎樣，社會的思想和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也就會怎樣。』（同書，第一五三頁）生產方式歸根到底本身決定着全部社

會現象：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理論。

斯大林同志的這些原理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製定的諸原理之進一步發展和具體化。

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一部新的著作中向前發展了他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書中所敘述的那些基本原理，並使之具體化。如果說斯大林同志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書中對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下了經典式的定義，指明了生產方式的實質，認為它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體系中決定社會面貌的主要力量，指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相互關係，並全力地着重指出了生產關係在生產力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指出了進步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在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那末斯大林同志在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中則更加前進了一步：他主要地考察和發展了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和聯系的辯證法。

首先應當指出，斯大林同志光輝地詳盡地說明了什麼是經濟基礎、什麼是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築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有着頭等重要的意義，因為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正確地科學地理解社會發展的規律和一種形式的政治制度被另一種形式的

政治制度所代替的規律，也不可能正確地理解社會意識的發展規律。斯大林同志的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原理，因其富有在蘇聯消滅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與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及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與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的偉大歷史經驗，而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斯大林同志的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原理本身包括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提供的一切主要的東西，同時這些原理還估計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逝世以來這一時期社會歷史發展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經驗所提供的一切新的東西。

在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發表以前，有時候人們竟把生產力、技術列在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內。應當指出，甚至連恩格斯這樣一個對於經濟制度、經濟關係一向是提供馬克思定義的人，於一八八三年在其致斯塔爾根堡的信中亦把經濟關係與生產力看成一個東西，把生產與運輸技術，以及地理環境統統包括在經濟關係之內。（恩格斯寫道：『其次，在經濟關係的概念中還包括這些關係據以發展的地理基礎。』）

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在其許多著作中對於生產方式、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發展問題作了極端錯誤的論述，認為這些東西歸根到底是由於地理環境的特性而來的。

在我們的哲學、經濟學、歷史學及其他書籍中時常見到把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混淆起來與同一看待的現象，結果得出錯誤的和有害的結論。無疑地，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生活物質資料的生產，產生並歸根到底決定着一切社會現象的作用，其中包括各種形式的社會政治制度，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但這可以說是一般的，好像是代數的公式。這一公式所談的，是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到底是由什麼決定的，而不是某一類型的政治制度與整個上層建築是由什麼直接決定的。

斯大林同志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書中指出，生產關係是積極地影響生產發展的生產力的社會形式。而在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中，斯大林同志則向前發展了生產關係的問題，把注意力集中在生產關係構成社會的經濟根基，即經濟基礎一點上。斯大林同志確切地指出，生產、生產力並不直接決定社會的政治制度、社會的思想、理論，而是經過經濟基礎的中介。同樣地，上層建築也不是直接反映生產中的各種變更，而是通過基礎的各種變更來反映的。『……上層建築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改變不是直接發生，不是立刻發生的，而是在基礎改變以後，通過生產中的各種改變在基礎中的各種改變上的折光來反映的。』（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解放社版，第八頁）

大家知道，生產關係所回答的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問題。所有制形式是這一種或那一種生產關係的基礎。因此很顯然地，正是由某種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生產關係直接產生全部社會上層建築。例如國家、法律這樣一些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乃是在某一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及其基礎——所有制形式的直接表現。列寧教導我們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說，法律是被提昇為法規的統治階級的意志。

由此可見，社會的政治制度與法律制度 and 社會思想並不是由生產力、生產和技術本身自動決定的，而是由社會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人們之間的關係來決定的。

資本主義各國現存的生產力水平早已完全準備成熟，以致在這些國家中可以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了。然而，縱然生產在這方面準備好了這一點，但是生產資料却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裏，這裏的經濟制度、經濟基礎是資本主義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因此，要不消滅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就不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雖然生產力已經成熟到可以實現這種過渡了。

所以說，斯大林同志的關於社會經濟制度、關於經濟基礎的原理有着頭等重要的科

學意義。

對於社會經濟基礎這一問題的看法存在着兩種極端、兩種危險。第一種極端是企圖把經濟基礎這一概念歸結爲生產，歸結爲技術。這種觀點是不科學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因爲它使得我們對於社會的發展規律得出庸俗的機械的理解。大家知道，生產的發展必然引起經濟基礎的更換、死亡。可是，從庸俗的機械的理解經濟基礎的觀點看來，隨着經濟基礎的更換，生產、技術亦應當死亡、消滅。然而大家都知道，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所創立的生產、技術，不是加以消滅，而是使其爲新的社會服務。其次，這種觀點勢必走到這樣的地步，認爲似乎是生產、技術本身自動地決定着社會的政治制度、社會思想與社會制度。然而，事實遠非如此。例如美國的生產、技術，比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不知道要高多少，但美國的經濟制度、經濟基礎則是資本主義的，而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却在順利地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基礎。

另一種極端是把經濟基礎與生產力、與生產分離開來加以考察。這就使得社會中的階級關係，人的關係被看成爲某種抽象的東西，被看成爲與物質生產過程無關的東西。結果，使人認爲，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似乎是本身自然而然地存在着，而生產也是自然

而然地進行着，它與階級關係、與政治制度、與思想體系全然無關。從這種觀點看來，政治觀點、科學、哲學等等，是人們僅由於其思想活動而創立的某種實質，而不是由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產生的。其實，每一種經濟基礎與聳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都是由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一定的生產發展水平所產生的。

例如，大家都知道，資本是一種社會關係。但它是一種這樣的社會關係，就是社會上的一部分人握有生產資料，因而有可能剝削、而且正在剝削着社會上的另一部分人，即未曾握有生產資料的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所以當唯心論者，尤其是孟什維克證明，資本、價值，從它們與物質生產過程無關一點說來，是一種純粹的社會關係的時候，這已經是最純粹的唯心論了，這裏絲毫沒有馬克思主義對社會關係理解的氣味了。

斯大林同志對於經濟關係、經濟制度所作的論述的意義，就在於它掃清了對經濟基礎的庸俗的機械的理解，也掃清了對經濟基礎的唯心論的理解，並使我們對於經濟基礎得到了一個確切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解。

斯大林同志的關於經濟基礎的天才原理，是進一步研究政治經濟學與歷史唯物論的基礎。